

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

中国现代文学百家·沉钟书系

初吻

——端木蕻良——

华夏出版社

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

李 雪 编选

中国现代文学百家·沉钟书系

初吻

端木蕻良

华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端木蕻良:初吻/中国现代文学馆编.

-北京:华夏出版社,1998

(中国现代文学百家·沉钟书系)

ISBN 7-5080-1453-7

I. 端… II. 中… III. ①小说-作品集-中国-现代 ②散文-作品集-中国-现代 IV. I21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26443 号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:100028)

新华书店经销

中国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 1/32 开本 12.25 印张 295 千字 4 插图

199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5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

定价:15.00 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《中国现代文学百家》编委会

主 编	舒 乙			
副 主 编	吴福辉	周 明	王智钧	
执行编委	于润琦	么志龙	徐金廷	
编 委	(以姓氏笔划为序)			
	于润琦	么志龙	王 信	王富仁
	王智钧	田媚华	刘慧英	严家炎
	吴福辉	李 今	周 明	林建初
	钱理群	徐金廷	舒 乙	樊 骏



端木蕻良

三月即令人至山上掘穴，俟得十午五午的方色乃
 是福也。凡此掘穴者，这些方色了道孔光明，就
 命立有降神符咒，石上题符咒，互相失火，令
 这另外一种是天大的此图，到口旁，
 海海的一病在上，听到这个故事，我就把那个
 高，到这种景象。
 但是，这个故曰：即永



端木蕻良作品书影

目 录

短篇小说

鸢鹭湖的忧郁	3
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	14
遥远的风砂	26
万岁钱	42
雪夜	49
浑河的急流	60
吞蛇儿	86
憎恨	95
被撞破了的脸孔	114
生命的笑话	128
初吻	145

早春	162
女神	192
红夜	200

长篇小说

新都花絮	217
------------	-----

散 文

永恒的悲哀	365
《大地的海》后记	368
有人问起我的家	373
我的创作经验	377
端木蕻良小传	386
端木蕻良主要著译书目	388

短篇小说

鸕鹭湖的忧郁

一轮红澄澄的月亮，像哭肿了的眼睛似的，升到光辉的铜色的雾里。这雾便热郁的闪着赤光，仿佛是透明的尘土，晕眩地笼在湖面。

一群鸕鹭，伸长了脖颈，刷刷地打着翅膀，绕着田塍边的灌木飞过，大气里又转为沉寂，便是闪着翠蓝色绿玉样小脑袋的“过天青”，白天不住的摊开不倦的翅，在水面上来来去去的打胡旋，现在也不见了。只有红色的水蝇，还贴在湿霉腐乱的土皮上，发出嗡嗡的声音来，……有两个人在湖边上。

一个个儿高高地，露着一副阔肩膀，跪下来在湖边上开始铺席子。那一个小一点儿的瘦瘦地，抱着一棵红缨扎枪，在旁立定了向远看，好像要在远远的混浊里，发现出边界来。

“这天气怎么这样的霉……”他微微地附加着一口叹息。

那一个并没打理，铺好席子，把两手抱住膝头，身子微撼了一下，抬着脖颈来望着月亮。

“快十五了，咱们今天不在窝棚睡了，咱们在这里打地铺，也好看看月亮。”

“这月亮狠忒忒地红！”

“主灾嘞！”

“人家说也主兵呢。”

“唔。”

两个人都暂时静默，湖对边弥漫过一阵白森森的浮气来。在深谷里，被稀疏疏的小紫杨围着的的小土丘上，闪动着一道游荡的灯光，鬼火似的一刻儿又不见了。

“小心罢，说不定今天晚上有‘偷青’的呢，警空点，我的鼻子闻得出来。”个儿大一点的说。

“那有什么，吓跑了就完了罢，哪天没有。”

“不成，今天得给他一顿好揍，快八月十五了呢。”

那一个讥讽地道：“‘烧饼’^①也当不得月饼呵。”

“谁说的，至少也痛快痛快手。”

“.....”

那小一点的，放倒了红缨扎枪，脱下了脚下的湿鞋，凑到席面上来。“雾更大了。”口中喃喃地说，心里像藏着一种无名的恐怖，在暗中没法排解地霎闪着一双眼睛。

这时月亮已经升起来了，一切的物象都渐渐清晰起来。那棵夜神样的大紫杨，披下来的黑影，比树身的体积似乎大了一倍，窒息的铺在水面上。一块出水尖石，在树荫里显出苍白色来。全湖面浸淫着一道无端的绝望的悲感。

“来宝哥，你今年多大了？”小的问。

“二十三了，不小喽。”那一个一团稚气地答。

^① 烧饼：打嘴巴。

“我今年十六，妈说我明年就不拿‘半拉子’钱了。……”

“你呀，你还是少作一点儿罢，别心贪，这年头儿啥年头，你身子骨儿软，累出痼病一辈的事。”

“可是怎么办呢，爹老了，去年讨了三副力母丸也不见好……我要讲年造一年赚一百呢，就活便开了。”

“你得讲得出去呢，不用说你，就我呗，这年头儿没有人要，谁家敢说出一百块钱要人，到上秋粮食打出一百块钱了吗？……何况你又瘦瘦的……”

“我勤俭点呵，多出点活呵。”

“哎，就别管明几个，‘到哪河，脱哪儿鞋！’……呃，可是偷了酒来了，你喝吗？好酒呢！”他从裤腰底下掏摸了半天，掏出一只“酒憋子”来，又是一卷儿干豆腐。

小的寂寞地摇了摇头，看着他吃着。

“可是，玛瑙，我忘记告诉了你，就要好了呢，听说张学良到南京合作去了，就要出兵了，这回是真的，不是骗傻子了，说是给义勇军下了密令，从鞋底带来的，所以一过关，现在身上都不检查了，就检查鞋底，说是让义勇军们先干……”

“来宝哥，咱们也当义勇军去好不好？”

“那还用说，到那时谁都得去，不是中国人吗？”

瘦一点儿的玛瑙沉在沉思里。

“那时我们就有地了吗？”

“地还是归地主的，可是粮食值钱了，人有人要了呵！”

“我都知道——”玛瑙又叹息，“咱们没好，咱们不会好的！”

“你妈要给你娶媳妇了吗？”来宝没头没脑地插进来一句。

玛瑙红了红脸没作声。

来宝便道：

“你吃干豆腐吧，我吃不了……娶个媳妇，好像买一条牲口，你

爹也好‘交边’了，享享福，刚才我在湖边儿看见了他，哎，驼的两头都扣一头了。”

玛瑙沉吟了一刻道：

“可是娶媳妇也得钱哪，我妈给两块布，那边不答应，说这年头女的值钱，要不是从小订的，现在都想不给了。”

来宝不以为然地道：

“嘍，这年头，她妈糊涂，兵荒马乱，大姑娘放在家……哼，你吃干豆腐呵，我吃不了。”

玛瑙还在想自己的心事，并不去吃干豆腐，只是说自己的话：

“我爹每天晚上咳嗽，半夜妈还得起来烧遍水，得用热水往下压呀。……”

来宝觉得话越说越沉闷，便止住他道：

“哎……咱们睡吧，半夜还得起来打偷青的呢。”

来宝把两只扎枪放在两人中间，便掀开一条破棉絮来盖了。
“你不睡吗？”来宝伸出脑袋来问。

瘦瘦的默默不作声，扯开来棉絮的一角也睡下了。

远远的村庄里，有一下狗叫声，旋即静灭。

雾现在已经封合了。另有一道白色的扰混的奶气似的雾露还……卷一卷地卷起来，绕着前边的芦苇，湿冷腻滞地在水面上团成几乎看不见的水玻璃球。渐渐又与上层的黄雾同化在一起。透着月光，闪着茫无涯际的空洞洞的光。

“来宝哥，你说出兵，是在八月十五吗？像杀鞑子似的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来宝哥，你方才看见我爹了吗？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睡着了吗？……好大觉……”

“……”那边骨啾啾地翻了个身。

“来宝哥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黑暗里一双绝望的眼睛向高空张着。

雾更浓了，对面已经看不清人了。

湖边上的两个睡得很熟。沿着他们身后是一垄一垄的豆秸，豆叶儿早已生机殆尽，包在豆荚里边的豆粒儿也都成熟了，只静静立在那儿，等着人去打割。“豆哥哥”碰着这样的月夜，也想不起来叫，因为湿气太重，薄纱样的“镜驳”都滞住了。

干枯的豆叶，花棱花棱地响了一阵，一会儿又静下来。

玛瑙梦中发着呓语，“不要打我呵……下次再不敢了……呵……不要打我的腰呵……不……”一只带着花白的骨针的刺猬猬，正在他身边嗅着，听见他的嚷声，便畏缩地逃回豆地里去。

豆叶响动声一刻一刻大起来了，方才那只刺猬猬，已经无影无踪。

终于有割豆秸的声音沙沙地传出来。

玛瑙打个喷嚏，醒转来，把耳朵贴在大地上听着，是镰刀声，豆秸倒地声，放铺声，脚步声……他的眼睛在暗中睁大起来，怀疑地向着月亮看了一眼，大概想看出现在是什么时光来。

他把手向来宝一推，道：“有人了！”声音几乎低到听不见，他又推了他一把，来宝蒙头涨脸地坐起来，向他摆手，然后把耳朵贴在地上。“在‘抹牛地’那边！”他狡猾地笑了一笑，高兴道：“一阵好揍！”

玛瑙见他醒来，轻声问道：

“捉他？”

来宝顺口说：

“捉！一定的，月饼！”

于是两个人悄手悄脚地爬起，向“抹牛地”那边包抄过来。两人都佝偻着腰，怕让那偷青贼看见，事先逃逸了。玛瑙抖抖身子也钻进豆丛里去，心想：“活该这贼倒霉，大过节的一顿胖揍！”手里使劲握住了红缨扎枪。

雾很沉，两个人都不能辨别自己的伙伴儿在哪里，只有在豆叶的微动里，觉察出对方来。来宝以纯熟的经验，按照一个直线，到达“抹牛地”了。他将拳头抱紧，如同一只伏在草丛里等着他的弋获物走来的猛狮一般，两眼瞪大，略微停一停，向着红雾里望去。

玛瑙心里十分阴沉，看着混沌的雾气，像一块郁结的血饼样的向自己掷来，不由心头一阵冷悸……

忽地“噢~~~~”一声惨叫，一件东西沉重地跌倒了，来宝早已和那人扭在一起。

“老东西，这是你家的！”来宝气喘嘘嘘的一边揪打着一边骂着。“这回老杂毛，你再叫！”他死命的揪住那偷青贼的脖子。

“爹爹！爹爹！”玛瑙一阵狂喊也扑滚在地上的两人身上。

来宝怔了一怔，揩着眼睛，“呵……”

躺在地上的老人，脸上罩着一层灰白色的惨雾，喉咙被痰壅塞着，很粗鲁地喘气。脸上有一道污血涔涔地淌下来。

两个青年都失措的不知道怎么办是好。

老人用仇视的眼光狠毒地望着他们，挣扎着站起来。虽然他的腰是驼到无可再驼了，但还可以断定年轻时他定是一个顽固而强健的农夫，至少三十年前他也是个“头把刀”的“打头的”。

“马老爷，马老爷……”来宝呐呐地嘴里不知道说些什么。

老人向前一跳，拾起来地上的镰刀和一条麻绳，回头用眼向他们咒视了一下，便一高一低地走了。

两个默默走回湖边来。